

老外划龍船

【瑞明】

比賽的目的在參加，不在輸贏。

——Richard Simmons

我到台灣求學兩年，這段期間了解了不少中國的習俗，對中國的各個節日也有了進一步的認識。能夠跟中國朋友一塊兒過這些傳統悠久、氣氛濃厚的節日，實在很高興，許多寶貴的回憶在我腦中種下永遠也拔除不了的根。其中給我記憶最深刻的，或許是去年(民國七十二年)參加端午節的龍舟比賽了。

記得，在美國華盛頓大學念中文的時候，老師就曾介紹過端午節給我們聽。他告訴我們戰國時代楚國一位忠心耿耿的臣子——屈原的故事。他也說因為屈原是一個大詩人，所以端午節又叫詩人節。那天老師還特別準備了粽子請我們吃——豆沙、棗泥、火腿、鹹肉，甜的鹹的都有。這是我們第一次吃粽子，但沒有一個同學不是吃得津津有味的。我們一邊吃粽子，一邊聽老師描述中國的龍舟競渡，他講得實在有聲有色，當時大家都覺得很可惜我們不能參加。雖然華盛頓大學就在華盛頓湖旁邊，但是由於那個湖在「異國」，我們也就沒有親眼看到中國龍舟競渡的機會了。

畢業以後，我到台灣去學習中文，沒想到在端午節的時候，我不僅能看到當年老師所描述的龍舟競渡，而且自己竟然也親自參加了這項盛舉。那一天，正當我念書念得稍微有點兒煩悶時，忽聽說我們學校(史丹福中心)要組一隊參加台北舉行的龍舟比賽。我跟一些同學都覺得，這是調劑我們生活的一個好機會，同時，我也記得以前老師講划龍船是多麼的好玩，所以我馬上就答應參加了，其他的同學也都踴躍參加。但是我們都忽略了很重要的一點：划龍船要先練習怎麼划法，而且，比賽之前要鍛鍊自己的體力。結果，到了端午節的前兩個禮拜，我們才發覺，應該去看看龍舟究竟是什麼樣子，是怎麼划的！那時候我們的隊長也開始催促我們去練習了，他說我們應該每天早上六點去練習。但那不是一說就可以辦得到的事，誰願意那麼早就起床啊？最後，大家好不容易才肯撥出幾個美好的清晨，一起去練習划船。

第一天我們走到河邊，才發現原來龍船是那麼大！可以坐下三十個人。而我們來的同學僅十幾個，還有兩位是中國朋友，可是她們不是划手：蘇小姐負責拔旗，汪小姐負責打鼓。我們必須回去再招募一些划手。不過，那天我們十幾個同學一齊下了決心，無論有多少人參加，端午節的比賽史丹福隊一定要出場！這可能是因為我們那天發現：儘管只有十幾個划手，那艘龍舟我們還能划得動，只是划得不很快而已。那時，大家彷彿忘了「比賽」這兩個字是什麼意義了！我們總共只練習了四天，每次都能多找一兩個同學來壯大我們的聲勢。那幾天，我們早上六點便在淡水河六號水門集合。那裡也有其他的隊伍在練習，每一隊都好像練得比我們勤快，我們明明贏不了他們，因此有個同學主張不要參加算了。或許我們應該聽從他的勸告，但是勸我們不要錯過這次機會的

同學，說得更理，他說：反正大家已經下了決心一定參加，我們就該堅持到底。所以我們就請了一位經驗豐富的高手來教我們怎麼個划法。

淡水河河水的臭味兒陣陣襲來，薰得我們的鼻子有點難受，六號水門附近的風景也不怎麼動人，雖然如此，我們那幾個早上還是練得滿愉快的。慢慢地，大家適應了鼓聲的節奏，拿槳的姿勢也進步多了，我們越來划得越快。掌舵的同學對於他的工作好像也多有了一點體會，而拔旗的小姐也學習了怎樣扮演她不可被抹煞的角色。這樣，史丹福龍舟隊的團隊精神一天比一天高漲，到了端午節那天，這個隊伍總算是經過一段小小的訓練了。

每次練習的時候，天氣都非常好，又兼是清晨，很早去的，所以在淡水河中划來划去，也不覺得太辛苦，反而練完了以後，大家的精神十分充沛。從來沒有人想到在比賽那天偏偏會下雨！天公真不作美！開幕典禮結束的時候，每位同學早已經淋得像落湯雞，渾身溼透了。

比賽那天我們才知道，我們初賽的對手是香港皇家拯溺總會的代表隊。這麼一個名字的對手，聽起來就讓人減少五分自家的威風，何況，我們是那樣倉卒成軍的烏合之眾呢！好在我們的目的純粹在參加，不在輸與贏。比賽之前我們還主動地同他們打招呼，而在等著下水的時候，我們兩隊的成員已經聊起天來了，後來也拍了幾張團體照。到下水的時候，兩隊的隊員已經變成好朋友了。為了公平起見，每場比賽分為兩輪，這樣每隊就可以換一次水道，而不致因為某條水道較長，或稍難舫行，而覺得不公平。我們從第一輪的起點時，就很順利，每人的槳都跟著鼓聲一起進退，一會拉，一會推，全體抑揚有節地搖著槳。忽然間，每位同學彷彿對划龍船有了突破性的體會，我們的信心增加了好幾分，人人心裡好像也同時感到了希望！原來，當起賽的槍響之際，那股希望便已像彈簧一般推著我們往前去了。沒有人會注意雨還下著，因為每個人只顧聽鼓聲，好讓他的槳和鼓聲一齊揮動。我們拚命地往前划，快到了終點時，我禁不住向拯溺隊那邊偷看一眼，原來我們遠在他們的前面！就在那麼一轉眼間，我們的龍舟已快駛近目標了！勝利在望了！可是，誰也沒想到，我們船頭的位置偏離了旗標，蘇小姐的手伸得再長也不能拿到那面標旗。當大家發現了這個錯誤的時候，就亂了陣腳。船頭偏過了旗標的位置，奪標沒有成功，是不是應該後退？還是再向旗標靠近，好讓拔旗的小姐拿到標旗？人人都是這麼想著，可是我們的動作卻不能一致，有的同學往後划，有的向側划，有的仍然繼續往前划，還有的同學乾脆不划了。結果我們的船進既不能，退又不可，它不動了！這時，在第二水道的香港拯溺隊很順利地奪到標了。不過，史丹福隊還不至於灰心：勝不勝利，要看第二輪的結果。

划回起點以後，起賽的槍又一次響了，我們的船又像箭一樣地向前衝射而去。很快地，大家抓好了鼓聲的節奏，動作一致，勝利彷彿又在望了。

我專心地聽著鼓聲，把全身的力氣都使出來了，希望我手裡的槳可以讓這條「龍」跑得更快些。突然，有個聲音打斷了我的專注：

「不對，幹什麼要拐彎啊？」往前一看，我們的確划得很快，但我們正橫著水

道行駛，前面不是標旗，而是香港拯溺隊的龍舟，船還在轉圈呢！是舵手想回去嗎？不，我們已經轉向了而還在轉。史丹福隊繞了一個大圈子，又繞了一圈，又一圈，不知道繞了多久，才有一位主辦單位的專責舵手上來，幫我們把船划到岸邊。那時，大家的心裡真是啼笑皆非，剛才那麼大的希望，被什麼莫名其妙的「怪流」給奪走了。我們無意中變成了這次比賽的小丑隊！這個滋味實在有點辛酸。不過，作小丑也不完全是壞事。因為史丹福隊給初賽增加了不少趣味，所以我們也出了一點鋒頭——第二天這個滑稽的消息，配上照片，刊登在不少報紙上。真是塞翁失馬，焉知非福。

後來，出乎意料之外，香港拯溺隊棄權了，因此，第二天我們有了彌補「醜名」的機會。雖然我們沒有贏，但是兩輪都划得直向標旗，一點都沒有歪。只是第二輪，由於下雨，拔旗小姐的鞋子有點滑，她的腳不能緊緊夾住船頭，在拿到旗子之後，「撲通」一聲，她隨著旗子一起掉進水裡去了。

我想，以後端午節的時候，還是安安穩穩地坐在岸上看龍舟比賽吧！順便也要帶幾個粽子去吃。看看別人是怎麼划，怎麼合作，怎麼搶標，怎麼發揚團隊精神的。(寄自華盛頓)

【1984-06-04/聯合報/08 版/】